

共和国与我 名作家说

50

年

1949 - 1999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与我

——名作家说50年

主编：谢真子 李 下 赵 光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李洪烈 刘周远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何 华

共和国与我——名作家说 50 年

主编 谢真子 李下 赵光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 编：610012

经 销：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照 排：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

印 刷：成都新凤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 6660527 6666009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875

字 数：350 千 印 数：5000 册

版 次：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7—220—04344—9/I·676

定价：28.00 元



风雨沧桑 50 年

——代序

马识途

小的时候，在家乡三家村的私塾上学，写起作文来，老爱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种陈词滥调开头，接着就学古人那样感叹起来：“呜呼，念岁月之不居，感人世之沧桑！”其实那个时候，何曾感到时光过得很快，何曾体会人世的沧桑？不过是像辛弃疾那样，“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作文而无病呻吟罢了。

真正感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是在长大以后。不知怎么的，和小伙伴上树掏雀蛋，下河拉鱼网偷鱼，用野火烧吃偷来的新玉米的童年往事；青年负笈出川，寻求救国之道，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共产党，转为职业革命家，出生入死，进行革命斗争的往事；以及解放后有喜有忧，历尽沧桑 50 年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却岁月匆匆，自己已经从小马变成老马，从老马变成马老，儿女们和孙辈已经为我做过八十大寿



了。对镜自顾，满头霜雪，生活在脸上刻蚀的皱纹愈来愈深了。

我真的老了。说不定外国的马克思或中国的阎罗王召唤我去报到的通知书，已经在路上了。现在才真正知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特别是经过这解放后的50年的岁月，才真的理解人生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岁月是怎么一回事。

直到现在，只要闭目回想，1949年冬，我代表川康地下党到西安迎接解放军入川的往事，和12月我随解放大军，从西安出发，浩浩荡荡，登上风雪秦岭，跨过巍巍巴山，直奔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向成都进军的威武景象，便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我记起12月28日举行入城式那天，我和向处长作为前导，坐在最前头一部吉普车上，后面跟着贺龙将军和张经武参谋长以及入川的党政领导的一大路小车，然后是威武之师的解放军军车一大溜，从北门开进。当红旗插上城门时，我真想登上城门楼大呼一声：“同志们，我们回来了！”我眼见在大街上，我们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的群众队伍，在背上背起“天亮了！”的大字，在欢快地跳舞。多么振奋人心呀。

其后，我们地下党聚会，我在会上大声地宣布：“我们过去那种今天姓张，明天姓李，被敌人追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已经当家作主，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光明就在前面，痛苦生活永远过去，幸福生活就要到来。”我们那时真是那么想的。

的确，解放前后相比，真是两重天。且不说我们自己从此生活安定，没有危险，而且有了做不完的革命工作，可以充分



发挥自己的才干，并且享受着各种荣誉和待遇。一直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不但衣食有着，而且成为国家的主人，再也不受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眼见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天天变得兴盛起来，再也不受“洋鬼子”的欺侮了。这都是我们过去在千难万险的斗争中所希望的，一朝实现，当然是最高兴的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再过几个五年计划，便会兴旺发达起来。

建国后开始的五六年的确是比较顺利的。不仅只用两年时间，便整顿好国民党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安定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人发奋图强。社会风气也大有好转。我当时担任着四川省建委主任和建设厅长的职务，参加领导四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眼见一个又一个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地平线，原本贫穷落后的国家，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改变着面貌。我没日没夜地投入工作，心情舒畅。眼见国强民富的好日子就在前面。

但是不知怎么的，我们党的路线转入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去了。以后的许多日子，我就不那么愉快了。一些我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出现了，一连串人斗人的各种名目的“运动”，特别是反“右派”运动，把我的思想和情绪搅乱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明白为了一个目标曾经生死与共的同志，为什么变得如此的无情和冷漠，进行如此残酷的斗争？为什么彼此如此的不信任，俨如仇敌？在运动和斗争中，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得好处，投上级所好，如此的无中生有，含血喷人，如此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过关，不惜作假，告密，落井



下石？为什么打“老虎”，捉反革命，抓“右派”，要定出指标，一定要抓多少个，甚至以超指标为荣？为什么搞“大跃进”，头脑那么发热，拆下钢门钢条以致砸烂煮饭的铁锅，拿去炼成毫无用处的渣铁？为什么把熟土硬要深挖翻成生地，叫庄稼长不起来？为什么逼着大家上台去“打擂”，出口就是亩产粮食万斤、指标一个比一个高，演出这样的闹剧？为什么弄虚作假到把许多亩田的谷穗移到一亩田里，坐上孩子照相，以赢得高产状元？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许多事情是胡说八道，异想天开，毫无科学根据，却不敢说，反倒去跟着起哄？为什么一个老师站出来说了真话，就要连批带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后来弄得死无葬身之地，同时还捉了那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等等的事情，层出不穷，触目惊心，把我的脑子轰坏了。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那些年“运动”不断的政治环境里，我为了自保，只得把自己异化成一个设法生存下去的政治动物，力求在自己难以预料的运动浪潮中自保平安。从此我不得不谨小慎微起来，甚至有时不得不变得虚伪起来。不得不跟着说假话，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转，昧着良心跟着去整人。我这个管科学的人，有时坚持一点科学道理，反倒被诬为“不科学”。我想，一个人一生要这么向人打恭作揖，虚与委蛇，要说多少陈词滥调，要唱多少“正气歌”，要向“大人”鼓掌，要喊多少“万岁”，要装得谦恭聆听上级指示。有时要去坐排排，去看斗别人，有时还要去站排排，等着挨别人斗。对于自己所思考的要细心地掩盖起来，要斟字酌句地修改自己的文章、发言稿特别是检讨书。还要时时注意种种政治风向，紧跟各种政治“运动”，要琢磨那些领导人说官话的背后，有什么心机，特别是杀机。要去听



那些由秘书起草的冗长无味的大报告，要去参加少有所获的把几句教条话咬过来嚼过去的学习讨论会。我觉得这样地生活下去，实在是太累了。

然而就是这样，我也难免要时不时地成为那些以改造别人为职业的“左派”的关注对象，成为运动“重点”，成为老“运动员”。就是给自己戴一顶右倾的帽子以求解脱，结果也没有能够逃脱指责、批判以致带惩罚性的“下放”。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作为最方便打击的对象，被强迫发挥“保将帅”作用，作为可怜的“车马”抛了出来，成为众矢之的；不久又升格为革命大批判的靶子，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祭旗。后来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连“车马”也不够格，只有当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的份儿了。

我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忽然听说国家主席、革命元老、开国元戎都成为罪人，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以及各种牌号的反革命分子，被抛到所谓“历史的狗屎堆”里去了。我这个小小的人物也偶然被打成反革命，有幸被列入“历史的狗屎堆”的行列里去，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便心安理得地任他们拉来扯去地批判斗争，满不在乎了。后来被捉去投入监狱，也无所谓，从此少有造反派来对我进行人身虐待和人格侮辱，反倒有一种安全感呢。

但是我在被关起来的六年中，和“走资派”们一起受到千奇百怪的虐待人的方式的考验，心灵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但是我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这个牢底总有一天会被坐穿。我个人受苦倒无所谓，只是痛惜这一生最能干活的10年就这么白白地浪费掉了。一想到我们的国家白白地浪费了千辛万苦才积累起来的不知多少亿元的财富，特别是丧失了最宝贵的发展机遇



和十多年可贵的时间，实在感到痛心。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该是一次多大的教训？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在长长的10年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场东方式的悲剧到底是为了什么？孰使为之，孰令致之？一直到我被糊里糊涂地“解放”出来，甚至到“四人帮”垮台我还是无法理解。我过去还自以为读过一点马克思的书，学过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面对眼前的事实，我却无法解释。我观察思考，我痛苦反思，然而没有醒悟。只有在那长期极度的精神虐待和肉体折磨之后，也就是造反派们所说的“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触及筋骨之后，在黑牢里经过六年的苦苦思索之后，才似乎明白一点。然而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亘古未见的大灾难之所以发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我还是弄不清楚。

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确立起来了，大家心情舒畅，敢于思考，敢于发议论了，我才开始深层次地思索，企图从纷乱的事实中寻出一点头绪来，企图对于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就是上面说的许多“为什么”中，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我读中国的历史，我向许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请教。也许是他们和我一样地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能得其解，但是不愿意明白告诉我，怕不合于标准答案，惹事生非。我和一些老朋友进行切磋、争论，我们把站在嘴巴边的安全岗全撤了，放开嘴巴，畅所欲言，似乎倒有了一点头绪，有了一些思考。

我们思考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什么还存在那么浓厚的封建思想残余？我们是共



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唱的《国际歌》里就有创造人类幸福“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的句子。我们打的是人民解放战争，不是历史上改朝换代、打倒一个皇帝又扶起一个皇帝来的农民战争。我们共产党的章程上规定的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书记和委员在表决时也只有一票的权力，不能书记独享最后决定权。党员是有独立人格的，任何领导人哪怕是党的主席也没有权力决定一个党员的生死祸福，领导与被领导党员之间绝非人身依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在党章里的，且为高级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讲，大家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情况为什么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国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如果没有完成在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没有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皇权思想，使民主、自由、平等等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民众的思想常规和生活习惯，要出现我们所经历过的这样的历史事实大概是难以避免的，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出现某些悲剧和喜剧，大人物小人物都不得不作为悲剧人物或喜剧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很难把历史的某些错误以至罪过完全归于某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大家都有份。理有固然，势所必至，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情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中国要前进，这样的痛苦历程，大概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光明世纪到来前不可避免的阵痛。反面的教训太深刻了，才产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有现在的光明和兴盛。但是历史发展永远不会是直线的，这十年来我仍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险滩恶浪，而且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坎坷，还会有荆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方向是正确的，人民是高兴的，一个富强繁荣的中国将屹立于亚洲的东方，是无疑的了。这才是我最开心的，我能在生前看到这样的前景，也就不虚此一生了。即使我这80年历尽沧桑，受够屈辱，身心伤痛，又算得了什么？

叫我高兴的是，文艺的春天到底到来了。虽然我已经是八十几岁高龄的人，在文学创作上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我仍然和大家一样，享受着文艺春天的快乐，也想发挥一点余热，用我的笔，纪录下我的生活的某些轨迹。我努力地作了，到现在我还保持着一年争取写一本书的纪录，而且还不服老，用电脑新技术来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在这并非很好的文学创作环境里，我竟然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十几本书。现在也还是满怀激情，笔耕不辍，想在马克思的报到通知书到来之前，在文学百花园里寂寞的角落里一展自己的风采。再说现在这样的好日子，我还没有看够，还没有享受够呢。

我记得八十岁那一年，老伴为我祝八十寿诞，和儿孙们在客厅里布置起寿堂。真是红烛高照，儿孙绕膝，笑语满堂。祝寿之夜，感慨万端，我在灯下写了一首《八十自寿》词，以表我的襟怀，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的襟怀，所以抄在这里：

八十自寿

——寄调《寿星明》（也就是《沁园春》）

红烛高烧，笑语盈门，寿宴盛张。忆少年报国，
南征北战，酸甜苦辣，雪雨风霜。劲节还持，松姿尚
挺，赢得洁梅高树香。终无悔，任千难万险，无限沧



桑。虽然鬓发苍苍，却自许驱驰奔小康。幸志犹慷慨，身犹顽健，心犹耿介，笔走猖狂。检点平生，我行我素，管甚流言飞短长。儿孙辈，满金怀侍候，纵饮华堂。

1998年10月

风雨沧桑
50年
·
马识途



目

录

目 录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识途:	风雨沧桑 50 年 (代序)	/ 1
马建勋:	沧桑岁月赤子情	/ 1
马继红:	天安门: 生命的书签	/ 6
马 烽:	开国大典观礼	/ 12
王 火:	半个世纪与一部书	/ 18
王世伟:	流水衣裳	/ 28
王宗仁:	格尔木路口	/ 36
王 肯:	爆 竹	/ 42
王 蓬:	秋风雨夜听涛声	/ 48
木 青:	驱不散的童子情	/ 57
公 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	/ 66
巴 金:	怀念萧珊	/ 73
冯德英:	怀恋与憧憬	/ 87
关沐南:	纪念的日子	/ 95
安柯钦夫:	共和国和我	/ 100
刘文玉:	我和我的祖国	/ 109
刘玉民:	女儿三问	/ 118



刘先平：	考 学	/ 122
刘 征：	我和寓言诗	/ 136
朱秀海：	书虫的得趣	/ 143
苏 策：	“总会越来越好”	/ 152
杜 宣：	永恒的春天	/ 163
李一信：	漫说西风凋碧树	/ 170
李心田：	我是共和国的一滴水	/ 178
李凤杰：	神圣的作家梦	/ 186
李 乔：	在阿佤山班簪部落	/ 194
李 纳：	鸣弦泉之音	/ 199
李忠效：	一个水兵在 1976	/ 206
李钧龙：	野寨，国庆一周年	/ 214
李建彤：	古稀之年话沧桑	/ 221
杨子敏：	50岁·知命之年 ——儿子为祖国母亲祝福	/ 229
肖 玉：	磨 刀	/ 237
余未人：	有朋自远方来	/ 247
陈国凯：	共和国的教师	/ 254
陈明仙：	那段闪光的岁月	/ 260
陈建功：	捉刀小记	/ 270
张贤华：	昨天，不会忘记	/ 276
郑荣来：	日落日出时	/ 285
林 希：	不亦快哉	/ 295
季羨林：	共和国与我 附：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 300
郭蔚球：	中国心	/ 308
赵本夫：	祖国是昆仑	/ 317
赵 熙：	“半个城”纪事	/ 322



胡世宗：	祖国·太阳·士兵	/ 331
胡絮青：	老赶上不趟	/ 337
咏 慷：	国庆阅兵变奏曲	/ 342
俞天白：	超越 X，永远超越	/ 350
高洪波：	也是一段歌	/ 356
唐大同：	站岗	/ 374
益希单增：	国家与我	/ 379
袁 鹰：	三上井冈	/ 387
夏 真：	走过风雪的黎明	/ 398
徐光耀：	千萌大队	/ 407
徐城北：	稀 客	/ 423
黄传会：	托起明天的太阳	/ 433
黄济人：	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	/ 442
黄秋耘：	在战场上迎接开国大典	/ 454
葛 子：	域外祖国情	/ 457
梅 朵：	与共和国同甘共苦 50 年	/ 462
曾 克：	大别山上的新神话	/ 471
彭荆风：	初进昆明	/ 478
程树榛：	我的生命的春天	/ 483
韶 华：	慢回首	/ 490
谭元亨：	我的父母之邦	/ 497
谭 谈：	阳光洒满山道	/ 505
碧 野：	风雨阳光 50 年	/ 513



沧桑岁月赤子情

马建勋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949年，当新中国从历史的废墟中站起，满面春风地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朝阳春晖来到人间，牙牙学语，一天天长大，胸前飘着红领巾，心里洒满了幸福的甘露和灿烂的阳光。然而，当祖国遭受“左”祸酿成的悲剧，陷入十年“文革”灾难的深渊时，我的心也曾流过泪、泣过血……

我永远也忘不了，十年浩劫中那最黑暗的时候，我那清白、正直、善良、忠厚，一生只知辛勤劳作，从不多言多语的父亲，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入“另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批斗。老实忠厚的父亲怎么也想不通那个鬼蜮横行、黑白颠倒的日子那无中生有的诬陷，怎么也忍受不了那无端的折磨和打击，终于一病不起，大口大口地吐清水，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是躺在我的臂弯上去世的。临终前，父亲目光微弱、语气艰难地对我说：他是冤死的。送葬那天，我为



无辜的父亲披麻戴孝，嚎啕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父亲去逝不久，母亲贫病交加，日子更加艰难。为了看好母亲的病，我曾用每天割草换来的一元四角钱，步行六十多里去县城为母亲买药，然而母亲的病难以治愈且一日重似一日。为了苦难儿子不再受苦，为了儿子能有出息的一天，能为为父母争气、争光的一天，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决意要我离开她，远走他乡，自求生路。临别的那天早晨，母亲瘫痪在门板支成的木床上，强忍着悲痛为我送别。我跪下对母亲说：“妈，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的！”母亲听罢忍不住泪流满面，至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生离死别的一幕。我不敢多看她老人家一眼，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未出家门，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黑压压的一片早已等候在门前为我送行。看到众多的父老乡亲们，那一张张亲切而又熟悉的面孔，那朝夕相处的亲情，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哭了，乡亲们也都默默地流泪。邻居杨大叔走过来，大声地对我说：“娃，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和乡亲们、和你妈告别，出去后无论走到哪里一定要干出个好名堂。”我又一次跪下和父老乡亲、和病中的母亲拜别。当走出村庄很远的时候，我久久地站住了，回头望着默默的远山、呜咽的河流和贫穷而又苦难的家乡，又一次落泪了。那个时候，整个祖国都在困苦中煎熬，在人为的灾难中呻吟、流泪……

就这样，我孤身万里，走西口、出阳关、越大坂、涉冰川，终于来到了遥远的西陲之西的伊犁河谷，在伊犁河畔的草原上牧马放羊。岁月荒漠，心境苦寒，无论是秋黄万里，还是白雪皑皑，身在塞外，总是孤独地与清风和牛羊对话，与大雁